

自焚谎言十二载 人心觉醒声援反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 为了实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 不断制造假新闻, 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 企图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其中荼毒世人最严重者, 莫过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天安门自焚伪案 漏洞百出

如果把十二年前的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 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 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精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

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 被医界专家质疑。

二、《焦点访谈》录影证实, 刘春玲没被火烧死, 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证实, 刘春玲是被警察打死。

三、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二十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该起“突发事件”。

四、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 不作任何防护, 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 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五、“王进东”的衣服已被烧焦, 但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 他腿间的盛满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在他喊出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 警察手中的灭火毯在他头上悠闲地摇晃很久, 毫无灭火的急迫。

六、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导中, 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王进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委托, 对王进东的声音作了语音鉴定, 得出明确结论: 《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后来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可靠途径查获: 参与“自焚”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



图: 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证实刘春玲是被警察打死

不仅上述造假的凿痕太过明显, 《华盛顿邮报》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者亲自到死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 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炼法轮功。

《伪火》影片获奖 真相广传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该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 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 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 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中说: 从录影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 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令中共极度难堪的是,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八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 从各国参赛的六百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 获得第五十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该奖项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 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伪火》影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 揭示了“自焚”案的诸多疑点, 从而证实了整个事件是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

为了阻止“自焚真相”的传播, 江氏集团曾下令对电视插播“天安门自焚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杀无赦”,

导致长春法轮功学员刘成军等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影片《伪火》在海内外广泛传播, 法轮功学员慈悲坚定地讲真相, 使无数民众了解了“自焚真相”, 也认清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大批民众声援反迫害

法轮功学员十三年不畏强权, 无惧暴力, 以真实对谎言、以和平对暴力、以善良对残酷, 锲而不舍地向世人讲真相, 揭露谎言, 唤醒人的善念良知, 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无数的世人被法轮功学员们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 开始加入反迫害的行列。

从二零一二年二月至今, 大规模民众联名上书反迫害事件频频发生。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三百多户村民联名按手印、加盖公章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 撼动中共中央政治局; 河北正定县七百多位民众集体自发联名声援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 河北唐海县五百六十二位村民按手印支持释放法轮功学员郑祥星; 黑龙江则有一万五千民众站出来支持为父鸣冤的秦荣倩(其父秦月明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而被当局关在监狱中酷刑折磨致死), 在她的《喊冤昭雪书》上签名并按上大红手印。迄今大陆已有一亿三千多万有识之士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大批中国民众面对中共暴政, 挺身选择正义的壮举, 是人心觉醒及全民反迫害的开始。◇

独特的新闻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在辽宁某镇有一村级公路,这段路呈九十度拐角,而且是上下岭,地势很不好。每年一到下雪的时候,车辆通行非常困难,很多小车爬不上岭只能绕道行驶。这里也出过车祸,长久以来无人管理。

附近有几位法轮功学员看到这种情况,大伙合计: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师父要我们事事处处考虑别人,对所有的人都好。别人不管,我们应该来打扫。于是大伙每到下雪天不管天多冷,都来扫雪,有拿铁锹铲的,有扫的,有往路上撒炉灰渣防滑的。有时车碾的雪都压成冰了,他们就一点点用铁锹,虽然费力,但是大家都默默地配合,坚持把路上的雪清理干净。

刚开始头几年,人们都很好奇,争相打听谁在扫雪?法轮功学员一边扫雪一边向路人讲大法真相,刚开始有人不理解问“你们一天挣多少钱?”时间一长知道的人多了,扫雪的是法轮功学员!

扫雪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场面:司机路过这段路时高兴地按喇叭,有的特意高喊:谢谢你们!很多司机真诚地竖起了大拇指。车上的乘客和路

我曾在私人建材工程公司的一个商店卖货,就我一人,经理经常忙大工程,不在商店。当时进铝合金材料都是按斤来算,按个(根)卖,经理也不点库存,也点不过来。遇到一些小工程,经理还从商店拿材料,而且从不计数。总之,一般人感到我这工作动心眼就有“活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元,可一根铝合金方管就能卖七、八十元,几个螺丝也好几块,而商店少几根管根本没人能察觉,更别说少一把螺丝、几个钢钉了。

我学了法轮大法后,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知道做好人是要用心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心正身正师父才要我这个徒弟的。不按师父的教导去做,光练动作,那不算是炼法轮功的。“真、善、忍”虽然只有三个



人也议论纷纷:“谁说人家法轮功不好?不好怎么别人不来扫雪?”“你看信这个教、那个教的怎么没人来扫雪?”“人家法轮功年年扫雪都不走形式,真了不起,还是人家法轮功好啊!共产党员都哪去了?就知道贪污腐败!”车上的乘客有微笑的,摆手的,竖大拇指的,争相观望,一脸惊喜。

最让人感动的是,今年冬天有几位售票员准备联系常年走此路线的几十辆客车司机要给法轮功学员买年货。有位村干部要给他们写表扬

信。法轮功学员扫雪已经成为当地独特的新闻。

从二零零零年至今多年,每逢下雪他们从不间断。这条路每天路过上千人,大伙一传十,十传百,一到下雪天这件事就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在人情冷漠的现实社会,在道德急剧下滑的今天,在金钱至上的年头,法轮功学员扫雪这件事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当地人只要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想起这件事,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人们心目中深深扎下了根。◇

守着“活钱”不赚



字,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要百分百地做到,确实是很困难的。我是大法修炼人,再难我也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因此我不但不拿不占商店一分钱的便宜,还要求自己连贪占便宜的想法都不能有。

公司有一个领工,有时拿公司的建材干私活,想给我点好处,少算点钱,我没答应。一次,他自家改装,

暗示我经理不在就别要钱了,反正材料没数。我对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要求我们什么时候都得做一个好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那样做骗得了经理可骗不了自己的心,“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啊!那样对你、对我都不是得便宜,而是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德啊。当时他不理解,怨恨我死心眼。可他心里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好人,他后来自己开铝合金商店,几次商量高薪请我去他家卖货。

在生活 and 工作中我努力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人,做更好的人,不知不觉中的病全好了。我知道是我按照师父的高德大法做人、做事,顺应了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师父帮我消去了病业,使我身心健康,道德高尚。◇

他们因修炼大法绝处逢生 却惨遭中共迫害而失去生命

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中，有多少人曾经身负顽疾却因修炼大法而不药而愈？又有多少人曾经身患绝症却因修炼大法绝处逢生而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数不胜数。然而，在中共长达十几年的疯狂迫害运动中，有不少这样的学员却惨遭中共毒手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下面我们来看合肥发生的部分案例。

一 李梅 女，28岁，合肥市大法弟子。1996年她通过修炼法轮功使原先体弱气喘等毛病都不治而愈。



1999年11月，李梅第一次到北京上访被带回在合肥

看守所被关押15天。释放后仅一天，李梅准备徒步前往北京继续上访弄清法轮功真相，谁知2天后被合肥恶人拦回。未隔多久，1999年12月，李梅又和她的姐姐一起到北京上访。后被带回，在合肥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5天，释放后又被送进所谓的“学习班”直至春节。2000年4月李梅因在外炼功，再次被非法关押15天。2000年4月，李梅为在天安门告诉世人真相，踏上她的第四次上访之路。在定做条幅时，被不分善恶的店主出卖，又被非法关押十几天。2000年6月，李梅被抓进肥东看守所，后抓至合肥女子劳教所。关押期间被残酷迫害，被打致内脏破裂，昏迷不醒，送合肥105医院不治而逝。

二 周琼，女，36岁，安徽省肥西县水泥厂工人。修炼法轮功前周琼身患子宫癌晚期，生命已经没有了希望。1997年她有幸修炼大法后症状全消失，人也变得红光满面。2002年4月25日，周琼在肥西县城主干道挂真象横幅，被恶人举报，肥西610将其非法绑架，并劫持至看守所迫害。

在看守所期间，经受各种胁迫，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迫害至下身流血流脓，出现子宫癌晚期严重症状，于2003年4月23日痛苦离世。

三 吴庆云，女，68岁，原安徽省合肥市副食品公司医师，1994年学炼法轮功。未得法前曾患有乳腺癌，动过手术。修炼法轮功后病好了，十年来一直没吃过药，没报销过医药费。1999年中共与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吴庆云多次遭到合肥市610迫害。在每逢所谓的敏感的节日假期期间，610总是在各种借口下对她进行干扰迫害，平时对她监听、监控。2005年10月中旬合肥市庐阳区610国保大队突然开了两辆警车，派了6、7个便衣警察到她家妄图绑架她，但结果扑了个个空。从此，吴庆云只好离家出走，2006年1月26日，儿子发现她在临时居住地含冤离世。

四 孙守芬，女，67岁，安徽省合肥市二里街居民。她以前患有白血病、淋巴瘤、糖尿病，通过修炼已完全康复。99年7.20以后，由于镇压的发生，她停止修炼，不久这几种病又全部复发，经过重新修炼，她的身体又康复了，她亲身感受了大法的超常，于是带着病历上北京向国家反映真实情况，结果竟被公安绑架、非法关押。之后虽放出，但多次被骚扰，恐吓，并给其家人施加压力，2003年底旧病复发，于2005年元月9号左右离开人世。

五 纪广杰 男，修炼以前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经常送到医院抢救而导致不能正常工作，得法后身心迅速的恢复健康。二零零三年七月，合肥包河区中共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枉判纪广杰七年刑期，关在安徽第三监狱迫害。由于邪党毫无人性的摧残，使他血压高达260以上，一度出现生命危险。监狱不但放人，还不让其家属见面，也不同意保外就医。二零零九年六月，纪广杰在监狱突然晕倒脑内出血，监狱担心纪广杰死在监狱，为推卸责任才通知纪广杰家人第二天将当时已躺在病床上、病情十分严重的纪广杰接走。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日晨，纪广杰含冤离世，终年六十五岁。

六 高秀英，女，63岁，安徽省合肥电线电缆厂职工，1996年得法，通过修炼，心脏病好了。在1999年迫害发生后，2000年由于在花冲公园炼功，被不法人员抓捕。后又二次被610、派出所非法抄家，不准炼功，致使旧病复发，于2005年2月28日去世。

结语

十三多年来，无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在本文所列举的死亡案例中，都是曾因修大法彻底摆脱了病魔，获得了健康与幸福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每个人都是大法的受益者，在面临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谎言与暴力时，他们义无反顾的挺身而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人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栽赃陷害。仅仅如此，这些善良的学员就被中共邪党惨无人道的摧残，甚至被酷刑折磨而死，可见中共邪恶的究竟到了什么何种程度。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应该觉醒了，只有尽早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抛弃这个邪魔恶党，才不至于被其绑架在天灭中共时随其淘汰，做它的殉葬品！



大法弟子狱中画《浊世清梅》

迫害中，支持法轮功的人们得福报

【明慧网】法轮功遭受迫害这么多年，很多人渐渐看懂了法轮功是什么，中共在干什么，不再为中共谣言所惑，以自己的良知善念默默支持法轮功学员。这样的善行是出自本念的，善良人就会得到上天护佑和大法给予的福报。

我帮助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师父救了我

我是某市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在法轮功受迫害前，我曾听过大法师父的二个小时讲法。至今我时常想念当时的情景。

二零零二年，我正因得晚期直肠癌而到处求医。那时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时期，我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中共企图将她入罪。我觉得人应该有良知，特为她写了证词，证明她一天都在我家，并出庭为她作了无罪辩护，让那些人企图对她判刑十年的计划落空了。

我就做了这一件事，所患癌症就彻底消失了，从此我身体健康。我虽不是大法弟子，但我是大法的崇拜者，在大法弟子被迫害时，我说了公道话，法轮大法师父就给了我这么大的福报。我感恩不尽。谢谢大法师父！

姨父护大法 严重创伤得康复

没修炼的老姨父很支持老姨修



炼法轮功，特别是中共迫害大法后，老姨父不但不害怕，还经常为大法说公道话。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没去过的地方，他领着就去了，有时自己也拿真相资料发，还常把同事带到家里看真相光盘，也保护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

一次要过年了，恶警到他家骚扰，他义正词严地对恶警说：“法轮功怎么了，要都象法轮功这样，咱中国还好了呢。你们不让我过好年，我

也不让你们过好年！”恶警听了灰溜溜地走了。

去年，老姨父不慎头部摔成重伤，被送医抢救。医生说：已经没有抢救价值了，即使抢救过来也活不了几天。结果，手术半个月后，他竟奇迹般地苏醒了！医生很吃惊：头部伤得那么重还能活过来，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例子。现在老姨父已康复，大家都说，他是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得福报了。◇

大跃进年代，刚入初中的我同其他师生一起投入了大炼钢队伍，一边唱着“1080 万吨钢呀呵嘿”，一边把校园建筑内回廊楼道的古色古香的镂花钢铁铸件护栏锯下来，运到操场上自搭的土高炉去烧。我问老师：这么好的东西锯了多可惜，放在这炉里能炼出钢铁么？老师把眼一瞪：“想偷懒是吧，听党号召没错”。

当时有一个右派在我们劳动组内接受监督改造，听说他原是教研长，后来相信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向党提了意见就被划为右派了。从此惨了，不让教课，去扫地打杂。在我印象中他从不说话，却有一次在我锯铁栏时小声说，别锯得太稀，以免以后发生安全事故。不料，竟有人告发了，老师来问我他同我说

历史告诉我

了什么，我如实回答了，想不到的是为此事竟开了批判会，还要我在会上揭发右派破坏党的号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罪行。当时，我站在批判会上低着头涨红着热辣辣的脸，噤着如实说了一遍他同我说的话，那情景犹如我自己在挨批判。

这件事，特别是后来发生的更令人心碎的事——由于拆稀了楼道的防护栏，我一个要好同学竟失脚窜出三楼跌成了重度残废。两件事的叠加产生的共振效应，在我心中罩上了终生挥之不去的负罪感阴影。临初中毕业离校前夕，我恋恋不舍地在校园里兜一圈时，发现一个杂物间里堆着当年我们的辛勤劳动成果——锈渍斑

驳的一堆烂铁，旁边散乱着依稀可辨的“15 年赶超英国”等横幅。“听党号召没错”？想起老师的训诫，又联想起我愧对的那个右派好人和终生卧床的残废同学，连串的问号始终困扰着我的少年时代。

90 年代中期听说了法轮功。第一次是听晨练的一个拳友说起的，当时并不在意，认为不过是一种气功而已，自己也在练气功，想以后有机会同其交流切磋，探讨功法。不料后来从电视、电台和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听到看到了打压法轮功的报道。多年积累的观察问题的经验习惯告诉我，这又是一场共产党的声势浩大的迫害运动，而且对象肯定是一群好人。（节选自《一个普通中国人眼里的共产党与法轮功》）◇